

綠光

列·索波列夫著

金 健 譯



綠 光

〔苏联〕列·索波列夫著

金 隄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ЛЕОНИД СОВОЛЕВ

ЗЕЛЕНЫЙ ЛУЧ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5.

綠 光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號)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書 號 1202 字 數 150,000 開 本 850×1168 耗 1/32 印 張 $7\frac{1}{8}$ 插 頁 3

19 9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0 年 1 月 北 京 第 2 次 印 刷

印 數 19501—27500 冊

定 價 30.59 元



作 者 像

獻給始終不渝的朋友 О. И.

第一章

0944号巡邏艇正向敌人占領的海岸开去，要在敌后执行一个特殊任务。

高加索沿岸一带虽然已是早春天气，可是在海上却还感觉不到春意。水平綫上的落日已經不能把空气晒暖，迎面吹来的春風还有寒意。海面上还留有昨天風暴的余威，长条的波浪徐徐起伏；巡邏艇开着三台发动机，輕快地追逐着波浪。被艇首划开的懒洋洋的傾斜水波，沿着艇舷平穩地流过，剛把急馳的艇身弄斜了一点，就被艇尾的螺旋桨抓住，攪碎，抛起，变成高高的一堆泡沫纷飞的碎浪。巡邏艇急馳时发出的一种低沉有力的吼声，仿佛就是从这一堆沸騰翻滾的海水里发出来的。

在一个指揮員听来，战斗舰艇发出的这种富有信心的声音，真是无比优美的音乐。发动机雄壮动人的三和音，可以从突突的排气声中清晰地分辨出来。它告訴人一个寬心的消息，說这只舰艇一点毛病也沒有，只要輕輕地撥一下舵，就可以及时繞过突然在水面上伸出圓圓的黑脑袋来的水雷，或避开俯冲飞机翅膀下面閃出来的炸彈。正因为这个，阿历克賽·列謝特尼科夫中尉的心情非常愉快。

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駕駛台上，右肋靠着栏杆，以便能同时看到罗盤和前方的海面。駕駛台很小，而这位艇长穿了一件肥大无比的羊皮袄，从头裹到脚，足足占了小駕駛台的三分之一。

由于螺旋桨在疯狂地旋转，駕駛台上的一切都震顫起来：甲板富有弹性地上下顫动着，栏杆支柱颤抖着，罗盘方位牌輕輕地搖晃着，綑得紧紧的信号旗繩索拍打着挡风帆布，矮桅杆横桁上的一些滑車也响应着，发出一种木头互相磕碰的声音。但是中尉的羊皮袄却不可动摇地屹立着，仿佛象征着鎮靜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正是最适于占据指揮台的品質。列謝特尼科夫旁边还站着一位舵手，也裹着一件靜止不动的羊皮袄，两只寬大的袖子把小小的舵輪完全盖住了。艇首的前主炮旁边，还立着另一件好象石象似的巍然不动的羊皮袄。大粒的水珠，不时从艇首下面高高的浪花上迸出来，嘩啦啦地傾泻在这座石象上，但是它們打不透坚固的淺色皮袄面，变成一道道黑不溜秋的小水流，急湍地沿着皮袄面淌下去了。这种情况最足以証明，列謝特尼科夫中尉的艇員所以得到“护院子的”这个綽号，純粹是由于其他艇长的忌妒，因为他們自己沒有想到及时在港口弄到这种“单人活动艙”——这是列謝特尼科夫中尉給自己的发明起的名字。

艇长的羊皮袄动了一下，从領口上的蓬松的羊毛里，露出了一張虽然飽經风霜却又非常年輕的臉，鼻子稍稍有些翹起。他的机警的灰色眼睛眯縫着，敏捷而严格地对天空和水平綫巡視一周，又同样敏捷而严格地把巡邏艇从头到尾打量了一遍，这就使整个“羊皮艙”轉了一周，动作輕快得跟站崗用的厚大衣絕不相称。

在駕駛台上可以看見巡邏艇的全貌——一个用木头和金属造成的小玩意儿，出沒在茫茫大海上。但是細看起来又不覺得它怎么小，因为它的端正的艇身、桅杆、甲板上的艙室、駕駛台、武器，一切都是那么精确和匀称。

洁淨的、被鹹水波浪洗了又洗的甲板，发出一种湿漉漉的黄

色光澤；機艙和軍官室的艙口，形成了兩個輪廓分明的長方形黑洞。黑色的機關槍上閃爍着藍鋼和油的光輝，槍口都雄赳赳地指向天空，槍身帶着布滿窟窿的套管（因此又好象是一種古怪的樂器）。機關槍後面立着精緻漂亮的後主炮，藍灰色的圓錐形炮座穩固地釘在甲板上，炮上黃銅和鎳的儀器都是明晃晃的。炮旁邊的一只鐵箱意味深長地开着蓋，露出一排排炮彈筒的黃銅底端，亮晶晶的，好象是很整齊的金黃色蜂窩。沿欄杆排列着一些光溜溜的黑筒，這是小型深水炸彈。今天艇上沒有帶大型深水炸彈，一只六槳舢舨占了它們的地方，勉強強強地斜擱在艇尾。這麼一只普通的舢舨還不能橫擺在兩邊的欄杆中間，由此就可以明白：一個穿了厚實衣服的人想要擠進艙口不是一件容易事；那門後主炮其實倒象一把裝在托架上的手槍；兩舢舨之間只要走五、六步就可以橫過；而歸根結底，這艘配備有火炮、機關槍和深水炸彈的威武的作戰艦艇，只不過是一只小小的汽艇，一只設計得很巧妙的軀殼，里面包着一個由三台有力的發動機組成的強大心臟。

六槳舢舨不是艇上原有的東西。把它帶來，是因為0944艇這次到敵人占領的海岸去執行任務需要它。

一星期以前，在那邊一個偏僻的小港里，正是損失了這樣一只舢舨。當時是0874艇派那只舢舨去運送偵察員上陸。舢舨進港後，索莫夫上尉等它一直等到天亮，還不見它回來，才不得不離開，可是始終沒有明白它究竟出了什麼事。舢舨上還有兩名水兵，應該在偵察員登陸後把舢舨划回來，這兩個水兵究竟出了什麼事，也是不知道。

進行秘密的夜間登陸的時候，什麼意外都可能發生。在順利地進行過幾次同樣的秘密行動的地方，有時也會忽然出現德國人，他們等舢舨靠近岸邊，再用手榴彈和機關槍打，或者干脆

舢舨板安然完成运送任务，离开海岸，划了相当距离，然后再猛攻偵察人員，使舢舨板不能回头把他們接走。也有时候，礁石中間埋伏着一顆水雷，于是黑黝黝的海面上升起一根火柱，象是一座瞬息間光芒四射的紀念碑，这时艇上的水兵們就默默地脫下帽子，哀悼遇難者。但是这一次，0874 艇上的人既沒有看到槍光，也沒有看見爆炸。六桨舢舨板就是沒有回来。

当然，风浪大的时候，舢舨板擱岸也会触礁，或是被浪涛冲到岸上去。碰到那种情况，人們会把船沉在岸边，水手們也跟着上岸的人一起到敌后去。他們没有办法通知艇上，因为不論打什么信号都可能坏事。但是索莫夫上尉失掉六桨舢舨板的那一夜，海上却是风平浪靜的。

总而言之，舢舨板沒有回艇，并且完全不知道舢舨板和那些人的下落。由于任务的性質特殊，那一組偵察員不能用无綫电报告情况。又不能等他們有人越过火綫回来报告舢舨板究竟出了什么事。一星期之后，由于局势需要，同时还没有明确的迹象証明上陆的行动不可能办到，因此又派出一个偵察組到同一地点上陆，去执行另一个重要任务。列謝特尼科夫奉命設法运送，并且負責随后把偵察員們接回艇上。

假使可能的話，列謝特尼科夫真想自己跟舢舨板去。誰都知道，亲自到場料理，总比叮囑別人碰到什么情况怎样办容易得多。但是他当然不能离艇，只好把这件事交給他能够象对自己一样信任的人。从志愿充当六桨舢舨板上的桨手的人中間，他挑选了水手长哈左夫和舵手阿尔丘欣。阿尔丘欣是一个肌肉坚强的小伙子，划起桨来一个頂三个，并且既勇敢又有机智。水手长呢，曾經在也是这样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使一只舢舨板和全体人員安全脫險。当时列謝特尼科夫中尉还没有来当艇长。那一次預

先估計到德國人可能有埋伏，哈左夫為了防備萬一，舢舨板船尾朝前靠岸，好碰到什麼事情能馬上跑開。果然不出所料。六號舢舨板的船尾剛剛碰到沙灘，一顆手榴彈就擦過水手長的膝蓋，落在他的兩隻腳中間，嗤嗤地响着。他立刻抓住那手榴彈的木柄，就那麼原地蹲着，用力把它扔回岸上；手榴彈在岸上爆炸了，緊接着偵察員們的手榴彈也飛進了灌木叢。水手長哈左夫大叫一聲“快划！”舢舨板就飞快地划回了巡邏艇，臨走水手長还用自動槍對那些無禮的樹叢掃射了一陣。

從列謝特尼科夫打量着舢舨板的那付不以為然的神氣看來，他思想上對舢舨板還是有些負擔的。帶這麼大的一只舢舨板去執行任務，他已經有過一次經驗了，可真有些費事。拖着走是不行的；舢舨板又笨又重，巡邏艇拖着它就只能半死不活地開慢車，開快了拖繩會斷。結果只好咒罵着它的祖宗，把舢舨板弄到甲板上，放在唯一可放的地方——深水炸彈的架子上；就是這兒，也只能歪歪斜斜地勉強擱下。夜里在敵人的鼻子底下把它放下水，就更費勁了；它從高高的架子上滑下去，角度太陡，實在可以說是插進海水里去的，就象一只調羹伸進紅菜湯一樣。船尾浮不起來，進了好些水，後來不得不用桶子舀了整整半小時——在敵人占領的海岸跟前，那工作可決不是什麼好玩的事。那一次，巡邏艇還是送一些游擊隊員到一個比較平靜的地方去，可是今天……

列謝特尼科夫中尉噤着嘴，對舢舨板看了好長時間。然後他用顯然能表現他的性格的迅速動作，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哨子，吹了兩下短音，吹完又恢復原來的姿勢，那神氣說明他確信自己請的人是用不着請兩次的。

果然，水手長立即到駕駛台旁來了。

他大概原來就在甲板上，因為他那腰帶扎得整整齐齐的油

布外衣上有亮晶晶的水珠，皮帽放下了帽耳。上面已經說過，駕駛台是很低的，所以水手長沒有上去，只是站在甲板上靠近艇長的地方，抬頭望着他，等他說話。水手長的臉被風吹得通紅，神色冷靜而嚴肅，眉目端正，略顯得粗魯，但幾乎可以說長得很美，就是不大和藹。他臉上似乎蒙着一層陰影，既象在想心事，又象是神魂不定，仿佛他內心經常有一種排解不開的苦惱，連公認最會起哄的舵手阿尔丘欣（就是現在穿着羊皮襖站在舵輪旁邊的那個人）那些把全艇都逗樂了的笑話，也不能減輕他心情的沉重。艇長顯然很了解水手長不愛說話，所以不等他正式發問，就从駕駛台上俯下身去，用蓋過發動機的聲音說：

“把船尾板綁上救生帶，綁它五條怎麼樣？也許就不會進水了吧？”

哈左夫轉過身去看舢板。中尉着急地看着他，只見他把左手舉到面頰上，用手掌慢吞吞地把刮得干干淨淨的皮肤撫摸了兩遍，顯出一種疑惑沉思的神氣，然後他那堅強有力的手指捏住下巴，凝視着艇尾的眼睛眯成了一條縫。列謝特尼科夫急躁地換着腳，羊皮襖一揪一揪的。阿尔丘欣在對着羅盤微笑，他預料哈左夫就要用抱歉而又堅定的口氣說：“沒有用的，中尉同志。”那就有許多話好說了，可以消磨這種乏味的、平靜無事的值班時間。

但是這個局面並沒有發生；水手長放开下巴回答：

“綁在龍骨下面更好些。托得高些。”

現在是列謝特尼科夫轉過身去看舢板了。他也眯起了眼睛——在考慮水手長的修正意見。

他原來的辦法，是根據軟木不容易壓下水去這個人所共知的道理想出來的，假定在舢板尾部——船尾板上——綁幾條救

生带，那么下水的时候，即使船头还没有从艇上滑下，船尾也可以借救生带的力量浮在水面上，不至于进水。但是，哈左夫建議把帶子綁在龙骨下面靠近船尾的地方，这办法当然更简单，更正确。

“好，”列謝特尼科夫点点头說。

談話就这样結束了。談話所以这样簡短，有三个原因：水手长的性格，发动机的吼声，以及談話双方彼此的充分了解。列謝特尼科夫看了一下表。

“可是晚飯也应当趁一切正常的时候吃了，”他說。“值班員，叫米赫耶夫中尉上駕駛台！”

他又縮进羊皮袄里去了。过一会，当中尉再伸出头来对水平綫进行例行的巡視的时候，发现水手长还站在甲板上，吃了一惊。

“吃晚飯去吧，尼基塔·彼特罗維奇，”列謝特尼科夫叫他。

“回头您在舢板上有的是挨冻的机会呢。”

“真美，”哈左夫回答。他若有所思地凝視着面前的景色。

列謝特尼科夫把臉轉向左舷。不知道怎么的他一直沒有注意到，傍晚的天空已經在他眼前展开了全部壮丽景象。

海平靜地起伏着，海面上低悬着一个巨大的、压成扁圓形的太阳。上空有一条窄长綫条似的云彩橫貫天空，把辽阔的空际划成两半，仿佛是两幅綑得紧紧的透明的絲綢；下面的一幅象黄色火焰似的燃燒着，上面一幅却呈現一种鮮明夺目的淡蓝色。羽状卷云就象扇子似的散开来向上飄浮着，有如梦幻般的輕柔；这些卷云現在还閃射着白光，但是柔和的玫瑰色霞光，已經从下面接触到它們的透明的邊緣，放出变幻无穷的色彩。人的視綫从海面上的惊險的落日景象轉到这一片开濶自由的蓝色天空之后，

連呼吸都仿佛輕松起来，人开始感到世界上好象根本没有什么战争、忧伤、死亡、仇恨，好象前面只有成功、幸福和安宁在等待着自已了。

起初，列謝特尼科夫只是单纯地眺望着这幕晚景，心里在詫异过去怎么会沒有注意到它是这样的美。但是不久之后，在低沉有力的、象风琴和音那么庄严的发动机声音中，一串模糊的、捉摸不定的思想，从他的脑海里断断续续地漂浮起来。他自己也說不清究竟是些什么思想，就象入睡之前的飄忽梦境，忽隱忽現的幻象剛剛是这一个，馬上又化成了另一个，确实没有办法用語言来表达。他伸出臉去迎着风，整个身体通过栏杆感觉到艇身的强有力的颤动；他尽情地享受着这飞快的航行、海上美景和夕阳余輝。他内心感到一种无法理解但又是强烈而美妙的感觉——而且越来越强烈，最后逼得他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了。这感觉很难找到一个名称。也許，很简单，这就是幸福吧。

幸福？……

当每一个波浪下面和每一块黑云后面都潜伏着死亡的时候，設身在这种荒凉而杀气騰騰的海面上航行的艦艇上，还談得到什么幸福？巡邏艇每走一鏈^①，炸彈、炮彈和枪彈就至少要从地球各处夺去十个人的生命；艇上那几个发动机的汽化器里每噴进一滴汽油，世界上就有人流下一滴悲伤的眼泪，落在信紙上，被燒毀的故乡房屋廢墟上，或一块有飢餓的孩子向它伸出手来的面包皮上——在这样的時候，还談得到什么幸福？这个神圣的字眼，这个单是說一說就能使人衷心喜悅的字眼，难道还能在任何人類的口中存在嗎？……够了！在这样的世界上，战争的

① 一鏈等于十分之一哩。——譯者注。

恐怖勢力已經被放縱出來邀游咆哮、焚燒殺戮、扼殺人類、沉沒船隻、毀壞一切，在這樣的世界上，幸福是沒有的。

付艇長米赫耶夫中尉到駕駛台上來了。列謝特尼科夫脫掉羊皮襖，舒暢地聳動着肩膀，簡短地交了班。可是他離開駕駛台以後，沒有立刻下去，却在機艙艙口附近面對落日站住了。

太陽已經接觸到水面，開始在海上鋪出一條光芒閃爍的玫瑰色的道路。滿載悲傷和仇恨的巨大的地球還在旋轉，黑海隨着地球旋轉逐漸離開了陽光。這只小小的汽艇，發動機隆隆響着，在鼓起來的地球面上頑強地爬着，硬要追趕正在降落到水平線下面去的太陽。同時，指揮這只小艇的人，阿歷克賽·列謝特尼科夫中尉，這時候已經完全不考慮什麼是幸福，不捉摸被戰爭緊捏在它那冷酷的手掌里的人心還有沒有感受幸福的余地了。他是在單純地欣賞夕陽。他感到一種內心的滿足，這種滿足是只有一个人的全部內心世界都絕對平衡的時候才會有的——也許這就應當稱為幸福吧。雖然巡邏艇正去執行一個危險的夜間任務，中尉似乎應該因此而心情緊張，但是他卻凝視着已經不刺眼的通紅的圓盤似的太陽，顯然感到很大的興趣，並且有所期待。

地球用不可約束的速度轉着，象一塊扁餅的緋紅的太陽越來越快地向水下墜落。它的外形不斷地變化着。先由圓盤變成了蛋形，然後是一座火光熊熊的大山，接着又沿着水平線融化開來，成了一個顫動的火谷。

列謝特尼科夫趕快轉過臉來，用目光尋找哈左夫。

“尼基塔·彼特羅維奇，別錯過了！”他急急忙忙地說了一聲，又轉回去看日落。“馬上就來了，您瞧着吧，就來了！”

在他的喊聲中，在他的急不可待的姿態中，都含有一種孩子氣。他整個身體都向前伸出，好象準備把什麼一定要發生的事

情看个仔細。从駕駛台上傳来了米赫耶夫中尉的口令：“面向軍旗，立正！”列謝特尼科夫站直了，按照降旗的要求，退到舷边，面对艇身的中綫。但是他的眼睛还是紧紧盯着落日。他屏住呼吸，等着太阳的頂端沉沒到水里的那最后一刹那——那时候，水里可能迸射出一道奇妙的光綫，把天空和海洋都染得碧綠，比春草或是翡翠的綠还鮮艳。这道光綫极难得出現，所以水手們編了一个傳說，說是只有非常幸福的人，才能抓住那最短促的一瞬間，看到海面上迸射出那道有名的綠光——象幸福那样地灿烂夺目，也象幸福那样地終身难忘。

突然，火谷里那些熊熊上升的火苗，开始非常汹涌地从四周流向中央，刹那间整个儿凝成了緋紅的一点，小而明亮，好象巨大灯塔上的灯。它光輝四射地在海水的边缘閃耀抖动了一两秒鐘，就突然消失了，临走之前变成更小的一点，显出一种很鮮艳的綠顏色。正在这一刹那，米赫耶夫中尉下了口令：

“降旗！”

小小的艇尾旗从矮旗杆的斜桁上滑下来了。列謝特尼科夫把手举在帽边，眼睛注視着旗子。他現在已經对天上的事情絲毫不感兴趣了，降旗之后就向艇尾走去。哈左夫站在右舷的机关枪旁边，仍旧若有所思地望着夕阳。

“没有关系，尼基塔·彼特罗維奇，咱們总有一天会看到它的，”列謝特尼科夫用安慰的口气說，仿佛剛才那么急不可待地守候綠光的是水手长而不是他。“吃晚飯去吧，不管怎么样……”

“还来得及，中尉同志，”哈左夫回答。“趁着天还亮，我把救生带綁在舢板下面。”

列謝特尼科夫点点头。他在艇尾的艙口旁边停留了一下，又用他那敏捷而严格的指揮員眼光对水平綫作了最后一次巡

視，就鑽下去了。

在太陽落下去的地方，天上那一條窄長的雲彩被海底下沖出來的火焰燒紅了，已經變成了暗紅色。現在火焰燒得更高了，散在蒼穹上面的輕柔的羽毛扇子似的浮雲，邊緣上透明的地方也着了火。熊熊的火光越升越高，一直向天頂蔓延上去。但是天的另一邊已經暗了，那里凝聚着越來越濃的紫色暮靄，它終於開始排擠火光了。

夜已經降臨黑海。0944號巡邏艇正在向敵人占領的海岸開去，要在敵後執行一個特殊任務。

第二章

一個海軍軍人初次擔任艦艇指揮員，這是他一輩子只有一回的幸福時期；列謝特尼科夫中尉在海軍服役期間，現在剛剛進入這個時期。

這是一種難忘的經歷，就跟第一回飛行、第一個戰鬥、第一次戀愛一樣。不管這個海軍軍人後來登上其他艦艇的指揮台多少次，不管他後來領了多大的軍艦去作遠程航行，即使是主力艦那樣的龐然大物，也不能遮蓋那第一隻小艇在他心上留下的印象，因為他是到了那隻小艇上才第一次感到那種又得意、又擔憂、又喜悅的自信心，才充分地、全身心地嘗到身為一船之長的滋味。

這種奇妙的、無可比擬的心情，並不是一下子就有的。要達到這種境界，需要通過許多痛苦的以至難堪的經歷。有時候是怕負責任，有時候又是一種危險的陶醉於權力的情緒，有時候缺

乏自信，有时候又要克服虚荣心，还有时候却又不可抑制地渴望找一个顾问和导师。夜里常常很久睡不着觉，为艇上的事情担忧，为自己的无能痛心，整夜整夜地脑袋发烧，脑子里塞满了数字和人名字、炮弹和白菜、机器和人的命运——这许多难于结合的概念卷在一起，形成一个激盪翻騰的漩渦。这个漩渦，只有一个艦艇指揮員才能給它整理出一个系統，有条不紊地納入正常的艦艇生活的暢流，因为当一个艦艇指揮員，就要有能力把許多人和机器組織成一个单一的、服从他的意志的有机体，这样才能在战斗和风暴中的任何时刻駕馭它。

列謝特尼科夫中尉自己也說不上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指揮員的信心的。

事实上，这种特殊的指揮員感觉，是在他心里不知不觉地形成的，經過了千百个大大小小的事件，經過多少苦心捉摸和实际行动，多少次的成功和犯錯誤。一件昨天还很伤脑筋的事情，今天变成了例行公事；一件原来每次都需要意志集中思想緊張才能办的事情，突然自动地解决了，不用管它了，脑筋可以省下来解决其他更复杂的問題了。譬如說，有一天他指揮靠碼頭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自己已經在最适当的时刻停車和下令轉舵，虽然那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登陸人員在艇上怎么安置的問題。过去每次靠岸停泊，他都必須在離港五浬以外就开始提心吊胆地寻找那个应当降低速度的倒霉地点，找不好的話，不是撞碼頭，就是非常尷尬地停在離碼頭十公尺的地方；从这一天起，他再也不作那份“熏香沐浴”的准备了。同样，起初每次出发之前，他总要把航行过程預先“體驗一遍”，把自己的动作連最微小的細節都事先想好，这种徒劳无益的幻想的游戏，常常鬧得他整夜失眠；后来他才学会：出海之前老老

实实在在地睡一觉倒能使自己具有充分的准备，可以应付一切意外的变化。

当然，假定这次航行是在不久以前，他就未必能够欣赏夕阳并好奇地守候绿光了。那时候他心里大概正在反复地检查各项保证登陆机密的措施是不是都做到了；要不然就冲进航海室去看海图；或是用各种问题跟水手长纠缠——手榴弹忘没有忘啦，舢板用的罗盘是不是放进去啦——总而言之，表现出一种多余的忙乱，这种忙乱，只有初出茅庐的指挥员，才会把它当作能干，实际上只能令人心烦。

列谢特尼科夫中尉开始感到自己有那种镇静的、指挥员式的信心，还是最近的事，是他第五、六次战斗航行中间的事。在那次航行以前的整整一个半月里，他生活在一种狐疑不决的状态中。指挥一艘作战的艇，这本来是他的迫切的愿望，但是那时候这个愿望的实现却一点也不能使他高兴。事实上，当他来到0944艇上就任全权指挥员的时候，他还不满二十二岁，在海军服役还不过一年刚出头。并且，这一年中，他有八个月是在一艘巡洋舰上当高射炮连长，受着一连串三个有经验的军官（炮兵专家，大副和艇长）的监护。这种情况当然不大适于锻炼独立行动。不错，他在仅有的一次没有他们支持的情况中，表现得非常坚决，非常勇敢，结果正是这一次的事件成了他当艇长的引线。

八月间，巡洋舰去袭击德国人的防御工事。列谢特尼科夫中尉带着五个水兵，夜间在一个“小障地”^①的前沿顺利地上了

① “小障地”（原文直译为“小土地”）是苏军对于在敌军后方或突入敌障地中的苏军障地的称呼。大致相当于敌后据点。——译者注。